

見與不見

王湘靈「快要降落的時候」

SEE AND UNSEEN

"Take Me Somewhere Nice" by Wang Hsiang-Lin

文 | 嚴瀟瀟 圖 | 臺北市立美術館





02

2015年臺北美術獎首獎得主王湘靈，近期在臺北市立美術館（簡稱北美館）的個展「快要降落的時候」，主視覺設計呈現某種承上啟下的意涵：彷彿從她前作中溢出的濃重黯黑，遮蔽了後方一片未明的風景；矩形的畫面疊加，呼應了此前得獎攝影系列「質變」中遮蔽身體的空白畫框，這次的若干近作也與之一脈相承；同時兩個略微錯置疊加的黑色矩形，似也呼應了此次個展精心部署的兩個展覽空間，以及它們之間明顯的孿生鏡像關係。

這一系列新作以一樁記憶事件為入口，它以一种若隱若現的姿態貫穿始終。六歲時一次海灘家庭假期，因轉身發現父母消失的那一瞬，在記憶中成為了離奇的生命縫隙；多年後的此時，王湘靈將那些已化為個人潛意識的生命經驗與反芻歷程，進一步推向個人遊歷經驗中與不同環境的互動，直至蘊藏於這顆星球內在記憶中的集體潛意識。

我們於展覽現場所見，正是藝術家在這軸線上來回進行的影像編織。個人生命經驗的一端，包含有藝術家在國家圖書館翻閱了從出生到六歲那年的報紙後，所最終擇取再製的版面，上面刊有一則有關「偷時間的人」的短新聞，也恰好那一天便是藝術家的誕生日；以及一張兒時舊照再輸出，孩童的臉部被塗抹以至於無法辨認五官。而地球記憶的一端，最為典型、也最具隱喻性的作品，當屬醒目位於空間中部的影像裝置，知名觀光景點的資料照片以幻燈投影，一幀從洞穴內部向外拍去的照片透過前方平行的紗幕，刺目地投射於那些就此難以辨認的景點照片之上。而其他作品則透過靜態與動態影像的交疊、流動，不斷強調著一種無地方性，形成一種無所不在、又無所

01、02 「快要降落的時候—王湘靈個展」展場一景。
（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）

在，最終無處安置的懸浮狀態，回應的是如今具有普世意義的人類精神現況。從中也不難發現，抹除、遮蔽等一系列手勢，是此次王湘靈延續前作「質變」、進而梳理自我與世界之關係的方法，同時探討時間和空間的概念，從報紙、幻燈機，到銀幕投影、手機影像等展呈媒材，也呼應著不同時代的觀看方式。

至此為止我們都尚身處第一個展示空間。令人叫絕的，當屬在毗鄰的展間內，王湘靈呈現了一個抹除了所有影像的「空」間，作品位置、高度與前一展間完全一致，卻僅餘明亮的景框，同時也隱蔽地與隔壁其中一件影像作品的微弱空白投影形成對話，看不見的東西往往成為最深刻的烙印，對應藝術家兒時發現父母不見後，回過頭來面對一片空蕩蕩的大海。在這個「空」間內，音樂演奏專業出身的王湘靈，解構了創作風格具空間幾何感的希臘作曲家——伊阿尼斯·澤納基斯（Iannis Xenakis）的作品《OKHO》，將之剪輯後以隨機的亂速結構重新編排，不停製造新的樂句，讓走進這一空間的觀眾，聽到的都是不盡相同的片段。非洲鼓則是唯一的聲源，其所具備的古老、靈性特質，將僅存的光與聲音之意涵帶向另一維度，也與前一展間內最後一件投影作品形成呼應與延續的互動；後者完整記錄了，凌晨時分藝術家於海邊燃燒一人高的三角形竹架，直至其徹底垮塌的過程。王湘靈透過在兩個展示空間建立起精準的對位部署關係，將前一空間內流淌的「無處安置」之數位時代精神游弋，匯流至這一個「看不見」的空間中，昇華至某種切換式的療癒體驗。

展題「快要降落的時候」與催眠後的出神狀態有關，也是一種「中間」的意識，而降落的地點始終（快要）為那未至而懸置的時間所隔絕，「既不在這裡、也不在那裡」。英文版展題採用並非完全與之對應的「Take Me Somewhere Nice」，與樂園魔怪（Mogwai）的同名歌曲更具某種異曲同工之妙：「照片裡的鬼魂，從不會說謊。」（註）

註 即樂園魔怪《Take Me Somewhere Nice》的首句歌詞。